



新余

那一次奢侈的发呆

□ 郑征



不知从何时起,发呆成了人的奢望。人们感叹着:这年头,能无所事事地发会儿呆,难哪!

虽这么说,也没见什么人刻意去追求发呆。只因发呆这事儿,不是你想干就能干成的;硬要干,也许能成,可质量就不好说了。高质量地发一次呆,可遇不可求呀。

不久前,俺就和发呆了来了一次美丽邂逅。

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召开年会并组织采风,地点定在江西新余。3天会期,安排得满满当当,光企业就去了10多家。也难怪,新余市是江西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城市,全市形成了钢铁、光伏、新材料和电力四大支柱产业,这是人家的突出特色。

由于事先在网上查知,新余依托母亲河建成了江西省唯一的国家级湿地公园,正在发烧风光摄影的我心里一直痒痒的,于是,等不及统一安排,我就在某天下午4点多钟的时候,一个人拎了相机,打车直奔城东的湿地公园。

嗯,此地真不错。沿江建了木栈道,栈道出水不高,俯身即可掬水;路面全用细木条拼成,踏上去脚感极好,微有弹性。这栈道逶迤迤迤,时宽时窄,宽绰处设有木桌、木椅、木亭、木廊;两边是木栏杆,有的用粗粗的草绳当作横栏,垂着自然的弧度;栏杆外,水中丛丛芦苇,滩涂草木繁茂。举目望去,蓝天绿苇中是江心沙洲,连接岸与沙洲的拱桥在秋阳下凸显着优美的曲线,对岸人造沙滩后面衬着几排整齐的青瓦赭墙的民居。

我到过武汉的江滩,游览过南昌的百花洲,在兰州的黄河风情长廊中徜徉过,最熟悉的当然是自家楼后的洛浦公园,这些都是适合亲水的地方。然而,在我有限的游历中,最适合亲水的地方,就是这孔目江湿地公园了。

来此休闲和游泳健身的人,不多不少,恰到好处,不凄清,不喧闹;天气也恰到好处,不热不冷,有太阳,不灼,有风,不硬;江水的清澈度也恰到好处,颜色不浓不淡,不似山间秋涧那般透明,当然也不似“涓流涨腻,弃脂水也”那样的浓稠。

我沿着江的西岸,举着相机一路狂拍,为的是赶在太阳下山前定格尽量多的景色,也无暇细细欣赏。那轮夕阳只管坠下去,暮色四合,三三两两的人与我

擦肩而过,回归华灯初上的市区。

终于,光线不允许再拍下去了。身边,恰到好处地就是个伸入水面的方台,一桌一椅洁净而干爽。遂坐下,埋头浏览刚才所拍的照片,不觉沉浸其中。等看完,一抬头,暮色已贴身包围下来。几盏临水的矮灯亮了,发出乳白的晕光;远处,体育馆的装饰灯勾勒出它的轮廓;身后不远处是一条公路,有汽车的灯光和鸣笛,像滤过了一层纱网似的传过来,不刺眼也不刺耳,更觉得身边十分安静。台子两侧的苇叶成了剪影,脚旁,静静的水面铺展开去,几十米外隐隐有点动静,是眷恋这水的游泳者在游最后一个来回吧。他身上系着彩球在水面上一拱一拱地往前走,是此刻偌大水面上最鲜艳的点缀了。

一时间,恍恍惚惚不知今夕何夕,身在何处了。

于是,在一个恰到好处的时间和空间里,发了一会呆。

似乎想了很多,也似乎什么也没想。绚烂至极,复归平淡。

不知过了多久,也许时间也是恰到好处吧,从发呆中醒来——哦,好解乏啊;云在青天水在瓶,世事不过如斯,心中澄明一片——又好熨贴啊。

晚上,和外地的同行聚餐,我对他们说: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们,新余的湿地公园,是个适合发呆的地方。

在后来的采访中了解到,新余市近年来经济发展迅猛,在江西省有“小巨人”之称。它的发展,是否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呢?没有。相反,新余市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大做山水文章,投巨资兴建了孔目江、袁河抬水工程等环境提升项目,其中孔目江湿地公园占地约3万亩,水网密集,景观优美,生态效益显著,已成为新余的“绿色之肾”,也是这个城市的一张别致而精美的名片。

“问君何能尔?心远地自偏。”古人追求心灵的宁静,今人亦然。但在这个空前浮躁的时代,是能轻易做到的吗?所以,在一个一切都恰到好处的时空,静静地发一次呆,就该相当知足了。

人活着是需要发呆的,能够不时地发一次呆的人是有福的。拥有孔目江湿地公园的新余人,你们是有福的。

梦萦护城河

□ 王炳全

我的故园——有着800年历史的洛阳老城南关马市街,被列为城中村改造项目,将要面临拆迁。这对期待已久的街坊邻居来说是件好事,我在欢欣之余,却从心底涌出莫名的惆怅。

我生长在这依傍南护城河的老街。我家的院落坐北朝南,出了后门就是南护城河。这里有我儿时的记忆,有家庭的悲欢,有青梅竹马的眷恋和失意,更有雨过天晴嫁娶添丁的笑话。

南护城河是中州渠的支流,在我幼时水深盈米,清澈见底,游鱼可数。可一旦上游阴雨连绵,山洪暴发,中州渠闸门洞开,南护城河也会波涛汹涌,惊得幼小的我们目瞪口呆。护城河北岸的老城墙那时很高,大约高出南岸两丈有余,两岸的我们以河为界,常常以随地可取的土坷垃“开仗”,双方对垒打肿了脑袋也决不后退。

20世纪60年代初修建中州渠的壮观场面,我至今仍历历在目。马市街西头西护城河中州桥下,数百名民工由南向北呈一字长蛇阵,有的掘土,有的装车,在梯形的堤岸中部,隔一段安放一个转轮,连接着一上一下的板车不停地运土。堤岸在劳工的号子声中逐渐加高加宽。我记得,那时渠下挖出的泥土的颜色黄中带微红,堆出来的堤岸正好是一条南北大道,看上去很宽敞很亮丽。岸边杨柳依依,供人休憩。后来在清理中州渠和护城河时,由于多年的淤积和污染,挖出来的都是乌黑发臭的泥了。

中州渠修成后,从60年代初到70年代中期,护城河一直是儿童少年嬉戏的福地。平时,南护城河的水深也就1米左右,街西头中州桥下的水深不到2米,水流不疾不徐,浮力不大不小,可谓天然的游泳场。我们一群伙伴常在这里游泳,我那“狗刨”就是在这里被同伴们围护着扒拉会的。

那时,中州渠大多数时候都清澈见底,大妈大嫂们常在中州桥下护城河边洗衣服,丈余宽的两岸水草青青,蛙声不断。每年四五月份,老母亲常说,青蛙打哇哇(群蛙叫声),四五天喝疙瘩(小麦面做成的面汤)。我知道,夏收的季节快到了。在这仲春之际,护城河岸边长着尺余高的水红花(亦称黑点菜,绿叶上面点缀着斑斑黑圆点),还有扫帚苗、灰灰菜、野苋菜、刺角牙、马齿苋等,随吃随摘,用开水烫过做凉拌菜、拌面条,吃起来微涩、微苦、微甜、微扎,味道绝不亚于市面上的家常叶子菜,至今回想起来还让人流口水。那个年代生活条件比较艰苦,吃野菜对很多家庭来说是家常便饭,这些野菜不知帮多少人调理了胃口,渡过了难关!

也就是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,中州渠的污染日益严重,护城河开始发黑变臭,河边的野菜也被荼毒殆尽,只剩下屈指可数的狗尾巴草、蚰蚰草和刺蒺藜在风中摇曳。河边的青蛙也不知逃向何方,人们也不愿到河边去了。

进入新世纪以来,治理环境污染被政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,中州渠和护城河也得到根本性治理。淤塞已久的河道被开挖丈余深,从梯形渠底部到顶端都铺上水泥,垒砌了青岩石护堤,两岸还设置了防护栏杆。徘徊在烟雨茫茫的护城河畔,我看到,水是变清了,但水深不过一尺,有时还干涸见底,想要亲水那是可望而不可及了。

望着老街城中村改造的蓝图,我心里有喜悦也有淡淡的忧伤,这是对故园的不舍和眷恋吗?我的800年马市街哟,我的河水清清底沙柔柔的护城河哟,什么时候,我才能在你汨汨的水声中再一次掬水击浪呢?

瓜瓜豆豆之约

□ 程勤华

周末两天,我选择与梭罗的《瓦尔登湖》为伴。看《种豆》那一章,梭罗说:“这时,我的豆子已经种好了,一行一行地加起来,长度总有七英里了吧。”自从看到这一句,那七英里的豆子,便让我朝思暮想。

加起来有七英里长的豆子,放在眼前,会形成怎样的景象?

恍恍惚惚中,眼前有时是一大片一大片的绿色,那是刚刚拱出地面的豆秧;有时是一串串沉甸甸的豆子挂在枝头,它们正等着梭罗去收割。

我不知道那些豆子为什么会对我有如此大的吸引力,我甚至梦想着马上就能退休,回到老家,在房前屋后,一年四季种瓜,一年四季种豆。当星星和月亮还在天空浅浅地微笑时,早起的我踩着清晨的露珠为我的瓜我的豆浇水松土。拔几个萝卜,摘几个冬瓜,挖几个土豆,掘几个红薯,掰几个玉米,粗茶淡饭,享用一天。

梭罗在瓦尔登湖畔过着类似鲁滨逊漂流荒岛的生活,仿佛在对世人说,人可以活

得很从容,不必为追求极端的物质文明而丧失了人为万物之灵的崇高地位。他一个人,在从前只长黑莓、狗尾巴草以及甜蜜的野果子和好看的花的土地上,种豆种玉米。在太阳升上橡树、矮林之前,在一切植物还披着露珠时,他为豆子拔草,驱赶来侵扰的土拨鼠。尽管他说:“下一个夏天,我不要花那么大的力气种豆子和玉米了,我将种这样一种东西,像诚实、真理、淳朴、信心、天真等等。”

我曾经是一个瘦骨伶仃的贫血女孩。20多年前,我从种着瓜瓜豆豆的田里逃离出来,觉得很庆幸。瓜瓜豆豆累弯了男人们的腰,瓜瓜豆豆让女人们关节粗壮,一脸风霜。

我在城里生活了20多年,我不用像父辈那样种瓜种豆了,我以一颗玲珑的女人心,撒播着友情、爱情、淳朴、善良、热情和责任,收获了重重叠叠的幸福,也收获了叠叠重重的失落。

人到中年,我却只想回乡下去,享受种瓜得瓜、种豆得豆的简单快乐,过一种简约静谧的生活。这样的生活,有禅的美妙而无禅的枯燥。

想一直和瓜瓜豆豆亲热热地相守,直到白发苍苍,直到走路颤颤悠悠,让我的世界里,飘满果蔬花草的清香。